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

論語七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章

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曰。罕言者。不是不言。又不可多言。特罕言之耳。罕言利者。蓋凡做事。只循這道理做去。利自在其中矣。如利涉大川。利用行師。聖人豈不言利。但所以罕言者。正恐人求之則

害義矣。罕言命者。凡吉凶禍福皆是命。若儘言命。恐人皆委之於命。而人事廢矣。所以罕言。罕言仁者。恐人輕易看了。不知切已上做工夫。然聖人若不言。則人又理會不得。如何是利。如何是命。如何是仁。故不可不言。但雖不言利。而所言者無非利。雖不言命。而所言者無非命。雖不言仁。而所言者無非仁。

問子罕言利。曰。利最難言。利不是不好。但聖人方要言。恐人一向去趨利。方不言。不應是教人去就害。

故但罕言之耳。蓋利者義之和。義之和處便利。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。唯有利在其中。故和。此不成議論。蓋義之和卽是利。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。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。更不成議論也。

問子罕言利。孔子自不曾說及利。豈但罕言而已。曰。大易一書所言多矣。利只是這箇利。若只管說與人。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。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。孟子曰。未有仁而遺其親。未有義而後其

卷之三 書第一
君。這箇是說利。但人不可先計其利。唯知行吾仁。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。唯知行吾義。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。

問或曰。罕言利。是何等利。楊氏曰。一般云云。竊謂夫子罕言者。乃放於利而行之利。若利用出入。乃義之所安處。却不可以爲一般。曰。利用出入之利。亦不可去尋討。尋討著。便是放於利之利。如言利物。足以和義。只去利物。不言自利。又曰。只元亨利貞之利。亦不可計較。計較著。卽害義。爲義之人。只知

有義而已。不知利之爲利。

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曰。命只是一箇命。有以理言者。有以氣言者。天之所以賦與人者。是理也。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。是氣也。理精微而難言。氣數又不可盡委之。而至於廢人事。故聖人罕言之也。仁之理至大。數言之。不唯使人躡等。亦使人有玩之之心。蓋舉口便說仁。人便自不把當事了。以上

語類
五條

子絕四章

這意字。正是計較底私意。

意。私意之發。必在事先。固在事後。我私意成就。四者相因如循環。

徐問意必固我。曰。意是要如此。聖人只看理當爲便。爲不當爲。便不爲。不曾道我要做。我不要吃。只容一箇我。便是意了。曰。必固之私輕。意我之私重否。曰。意必固我。只一套去。意是初創。如此有私意。便到那必處。必便到固滯不通處。固便到有我之私處。意是我之發端。我是意之成就。曰。我是有人已。

之私否。曰。人自是人。已自是已。不必把人對說。我
只是任已私去做。便於我者則做。不便於我者則
不做。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。與人何相關。人多要
人我合一。人我如何合得。呂銘曰。立已與物。私爲
町畦。他們都說人已合一。克已只是克去已私。如
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。物我自有一等差。只是仁
者做得在這裏了。要得人也如此。便推去及人。所
以親親而仁民。仁民而愛物。人我只是理一分自
不同。

問意私意也。我私已也。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。有我則有意。曰意是初發底意思。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。有我則又起意。展轉不已。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。但元亨利貞是好事。此是不好事。

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。則與天地不相似。略有可疑。曰人之爲事。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。而後來不能化去者。若曰絕私意。則四者皆無。則曰子絕一便得。何用更言絕四。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。問意必固我。旣亡之後。必有事焉。所謂有事者如何。

曰。橫渠亦有此說。若既無此天理流出。亦須省著。問意必固我。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。發而不當者私意也。此語是否。曰。不是如此。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。只看道理如何。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。便順理做將去。自家更無些子私心。所以謂之毋意。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。便是任私意。若元不見得道理。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。便是私意。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。只是私意。未說到當理在。伊川之語。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。

橫渠之意。以絕爲禁止之辭。是言聖人將這四者。使學者禁絕而勿爲。毋字亦是禁止之意。故曰自始學至成德。竭兩端之教也。必是事之未來處。固是事之已過處。以上語類八條

絕四有兩說。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。毋卽無字。古書通用耳。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。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。毋得有此四者。今來諭者乃此意也。兩說皆有意思。然以文意攷之。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。又來諭毋意一句。似亦未安。意。

只是私意計較之謂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。恐太遠却文意也。餘三句則所論得之。無可議者矣。大抵意是我之發。我是意之根。必在事前。固在事後。嘗在二者之間。生於意而成於我。此又四者之序也。答吳晦叔文集

子畏於匡章

問天之將喪斯文。未喪斯文。文卽是道否。曰。旣是道。安得有喪。未喪文。亦先王之禮文。聖人於此。極是留意。蓋古之聖人。旣竭心思焉。將行之萬世而無

弊者也。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。

子畏於匡一節。看來夫子平日不會如此說。往往多謙抑。與此不同。先生笑云。此却是真箇事急了。不覺說將出來。

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。是有所受命之辭。匡人其如予何。是聖人自做著天裏。孟子是論世之盛衰。已之去就。故聽之於天。孔子言道之盛衰。自應以已任之。未審此說如何。曰。不消如此看。明道這說話。固是說未盡。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。天之未喪

斯文看此語也。只看天如何。只是要緊不在此處。
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。以上語類三條

太宰問於子貢章

先生曰。太宰云。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是以多能爲聖也。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能也。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。子曰。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。三者之說不同。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。諸生多主夫子之言。先生曰。太宰以多能爲聖。固

不是。若要形容聖人地位。則子貢之言爲盡。蓋聖主於德。固不在多能。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。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。故言君子不多。尚德而不尚藝之意。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。

問天縱之將聖。縱猶肆也。言不爲限量。何如。曰。天放縱聖人。做得恁地。不去限量他。問如此。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。曰。看氣象。亦似天限量他一般。如這道理。聖人知得盡得。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。硬拘定在這裏。

太宰知我乎以下。煞有曲折意思。聖人不直謂太宰
不足以知我。只說太宰也知我。這便見聖人待人
恁地溫厚。又曰。聖人自是多能。今若只去學多能。
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。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
多也。

問吾不試故藝。曰。想見聖人。事事會。但不見用。所以
人只見他小小技藝。若使其得用。便做出大功業
來。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。問此亦是聖人賢
於堯舜處否。曰。也不須如此說。聖人賢於堯舜處。

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。以垂於世。不在此等小小處。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。橫渠便是如此說。以爲孔子窮而在下。故做得許多事。如舜三十便徵庸了。想見舜於小事也。煞有不曾處。雖是如此也。如此說不得。舜少年耕稼陶漁也。事事去做來。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。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。所以都曉得。而今人事事都不會。最急者是禮樂。樂固不識了。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。都不曾講得。

以上語類四條